

我们都成为玩世主义者

有一句俗语：‘滥木头余到一条滨’，意思是说坏人总归在一起。又有人这样说过：‘这种政治垃圾，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’，意思是垃圾只能滚到垃圾桶。这种话当然是形式逻辑。按照辩证法：滥木头会成栋梁之材，政治垃圾有一天会到北京去做上宾。

政治是非常严肃的事，可是有一句话叫做‘玩弄政治’，可见极严肃的政治，在某些政治家手中，是可以玩弄一下的。列宁决不玩弄政治，你如不服，请举证据。斯大林自然是玩弄政治的高手，他可以让革命家一个个公开自承为反革命者，罪名的荒唐，简直使人怀疑到人性究竟是什么，革命究竟又为了什么？（他又可以和希特勒同盟，称松冈洋右为道德的共产主义者。）

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，使得许多人变成玩世主义者，‘颐养天年论’就很有这种味道。我们都不是左派分子，不是革命者，但对待政治总觉得是很严肃的事，几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巨变，不让任何人旁观着说风凉话，不管消极的或积极的，对于政权的更迭，统治者的上台与下台，总也默默的有一个是非爱憎的标准。但现在这种标准似乎动摇了，除掉什么都举手的左派人士，我们，有时爱谈谈国事，即使批评也从好心好意出发的人，禁不住只能躲在玩世主义的空壳子里，来对付使人笑不出来的某种现实。

廖文毅回到台湾去了，发还财产，取消通缉，这事并没有引起人们任何兴趣，反而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，即使廖文毅不回台湾，政治上也不成什么气候。德邻公思远先生到北京去，本来也是极普通的事，谁愿意到北京去光观，共产党也未必个个当反革命分子看。可是一下飞机便发表宣言啦，满面笑容的接见照片啦，在‘国宴’上的一长串陪客名单啦，时时陈列出来的从前清到满洲国的一块末代皇帝活照牌啦，这一切都只能使人发生一种感想，不多不少，是一剧玩弄政治的把戏，因为这把戏演出在理应严肃政治的北京，于是我们实在要笑笑不出。